

第一章 梁國覆滅

宮燈華明，星夜闌珊，數名宮婢列隊款款，或手捧朱盤，或手持彩燈，迤邐而行，穿過長廊與花木，入了一座宮殿。

殿內點著燈火，亮如明晝，青花海水紋香爐中燃著香，冷香淡淡，軒窗大開著，微涼的夜風將裊裊熏香吹得飄搖不定，殿內的帳幔忽而鼓起，然後緩緩落下，露出那後面一點雪白的影子來。

領頭的碧衫宮婢輕聲喚道：「娘娘，該起了。」

那點雪白的影子略微動了動，慢吞吞地翻身而起，宮婢忙將手中的朱盤交給旁人，親自上前去撩開帳幔。

女子穿著一襲素色的衫子，鬆鬆挽著髮髻，幾縷青絲垂落在頸側，襯得膚色雪一樣的白，她的面容生得極美，兩彎如煙黛眉，一雙秋水含情目，只在人身上微微停留便讓人生出無限憐惜，恨不得將她捧入掌心呵護。

碧衫宮婢上前跪下，替她穿上繡鞋，一邊輕聲道：「娘娘怎麼又開窗了，您自個兒的身子您不知道嗎？」

語氣裡帶著幾分責備的意味，這對一個宮婢來說應當是逾矩了，但是趙曳雪並不在意，她只是轉頭看了看那大開的窗扇，道：「心裡悶，想透透氣，現在是幾時了？」

玉茗退開，起身答道：「戌時三刻了，您該用藥了。」

趙曳雪哦了一聲，玉茗端起一個白釉碗送到她面前，藥味苦澀難聞，燈燭的光倒映在漆黑的藥汁上，讓人想起欲盡的殘陽。

趙曳雪卻不接，甚至有些天真地道：「今天就不喝了吧？」

玉茗不贊同地看著她，道：「那不行，娘娘，太醫說了，每日都要喝的，不喝病怎麼會好呢？」

趙曳雪有些不願意，道：「喝了也不會好的。」

玉茗已經皺起了眉，在她再次開口之前，趙曳雪接過了藥碗，一飲而盡，苦澀的藥汁滑過咽喉，她有些想吐，但最後又忍住了。

趙曳雪擺了擺手，玉茗及時送上一枚蜜漬櫻桃，「壓壓苦味。」

趙曳雪含了櫻桃，在榻邊坐下，伸手把另外半扇窗也推開了，她望著庭院，燈火闌珊，蟲鳴陣陣，遠處的夜色裡不知從哪裡傳來了一陣簫聲，悠長靜謐。

她的神色很安靜，像是陷入了思緒之中，玉茗不敢打擾，取了一件外衫來，九月的夜裡有些涼，她的身子骨弱得很，若受了寒，今年的冬天怕是不好過了。

外衫才披上，趙曳雪回了神，她忽然問道：「我若想回去了，可不可以呢？」

玉茗一怔，片刻後才道：「娘娘是想家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趙曳雪的眼神有些迷茫，她含著那顆櫻桃，一側的臉頰微微鼓起，像個孩子一樣，道：「我沒有想家。」

玉茗替她攏了攏衣襟，提議道：「娘娘若想去哪裡，盡可以與陛下說，陛下會同意的。」

九月底已經算是秋冬相交的時候了，梁國位置靠南，天氣仍舊帶著幾分暑氣，清

晨的時候，窗櫺上沾了些露水，在陽光下折射出微弱卻亮晶晶的光來。

趙曳雪坐在榻上，面前放著一盤豌豆大小的南珠，她拿著金線將珠子一粒一粒串起來。

門外傳來了一陣嘈雜的腳步聲，緊跟著玉茗推門而入，稟道：「娘娘，皇上來了。」話音才落，身著龍袍的人便進來了，進門就喚她，「梓童。」

聲音在孩童與少年的轉變期，帶著幾分沙啞，興寧帝一身龍袍還未換下，眉宇間透著顯而易見的疲憊，他在榻邊坐下。

趙曳雪捏著金線和南珠打量他，道：「皇上似乎又長高了些。」

李玆顯得有些高興，「真的？」

趙曳雪微笑頷首，繼續穿珠子。

她沒說話，李玆便支著頭坐在一邊，不出聲也不打擾，彷彿他過來這裡就是為了看她串珠子一般。

趙曳雪隨口道：「今日沒有朝事？」

李玆略略坐直了身子，神色有些犯難，道：「他們又吵起來了，朕心裡煩。」

趙曳雪沒問。

他繼續往下說：「沙河關被破了，昭國大軍不日就要揮師南下，鎮國公說要戰，丞相說要求和，把婁江以南都送給昭國，以謀長久，但是鎮國公不答應，他們差點當著朕的面打起來呢。」少年帝王看起來很是苦惱，道：「梓童，皇帝太難做了。」

他幼年登基，朝中一直是太后垂簾聽政，把持權柄，趙曳雪嫁給他做皇后的時候他也才八歲，太后每日只安排他讀書，直到一年半前，太后驟然得了急病，沒多久就薨了，李玆才正式親政，然而這麼短的時間，他還來不及成長為一個合格的帝王。

李玆將一粒南珠遞給她，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朕覺得朕當不了一個好皇帝。」

趙曳雪把金線對準南珠的孔，隨口道：「你當不了，那誰還可以呢？」

李玆想了想，道：「大概是像昭國太子北湛那樣的人吧，能征善戰，有勇有謀。」

他的語氣裡流露出一絲羨慕和神往，卻聽見噠的一聲脆響，原來是趙曳雪手中的南珠掉了，落在玉盤裡，她漂亮的面孔上浮現出一種奇怪的表情，像是恍惚，又像是回憶。

李玆看不懂，喚她，「梓童，妳怎麼了？」

趙曳雪回過神來，纖細雪白的指尖在玉盤中挑揀，道：「他是很厲害的。」

李玆好奇道：「朕記得北湛從前在你們莊國做質子，這麼說來，梓童也認得他？」

趙曳雪拈著一粒南珠，輕輕嗯了一聲，漫不經心地道：「認得。」

「他是一個怎樣的人？」

趙曳雪想了許久，才微笑道：「臣妾也不記得啦，臣妾離開莊國太久了。」

六年時間，確實是太久了，久到那些少年時候的回憶都褪了色，變成一張輕飄飄的陳舊紙張，壓在了箱底，只等著蠹蟲來將它啃噬殆盡。

那一盤南珠還沒串完，天氣便入了冬。

一大清早，太醫如期前來請脈，叮囑一些事宜，趙曳雪聽著聽著便走了神，目光落在窗外，天色陰沉沉的，看起來要下雪的樣子，她心中忽而生出幾分期待來，來梁國這些年，她從未見過大雪，不知今年能不能看見。

「娘娘？」

年輕的太醫將她喚回了神，趙曳雪看向他，「怎麼了？」

太醫的眉宇微皺，無奈地歎息，「娘娘還是要對自己的身子上心一些才好。」

趙曳雪微微一笑，滿口答應，「知道了，多謝太醫。」

早朝時間過後，李玆又來了坤寧宮，他大步流星地踏入了殿內，挾著一身寒氣，在榻邊坐下。

趙曳雪看了少年帝王一眼，道：「怎麼不高興？」

李玆擰著眉頭，悶悶道：「他們又吵起來了，朕心裡煩。」

趙曳雪並不多話，只是倒了一杯茶，推到他面前。

李玆喝了一口，忽然道：「梓童，妳想不想回去？」

趙曳雪有些訝異地看他。

李玆躊躇片刻，像是下定了決心，道：「妳回莊國去吧，越快越好。」

玉茗之前說的話是有道理的，李玆待她很好，只要趙曳雪提，他就會同意，哪怕大敵當前，還在想著送她回莊國。

李玆繼續快速道：「朕會安排人手護送妳到莊國邊境，妳是莊國公主，回去之後，莊國自會護著妳的。」

莊梁兩國在六年前以姻親結盟，原本趙曳雪要嫁的並不是興寧帝，而是他的兄長建帝，然而婚事尚未正式談妥，建帝便暴病而亡，他膝下並無子嗣，只能由年僅八歲的幼弟即位。

國君年幼，地位不穩，朝內局勢也不甚樂觀，兩國的聯姻勢必要繼續，莊國不動聲色，梁國順水推舟，兩者一拍即合，莊國迅速嫁了一位公主過來，便是趙曳雪。這本是一樁好事，誰知局勢莫測，昭國突然來犯，梁國的臣子數次出使莊國，請求援助，最後只帶回來可憐的兩萬援兵，皆因莊國正在內亂，國君病重不起，兒子們正在努力爭奪龍椅，無暇他顧，這兩萬援兵還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。

趙曳雪將手中的茶盞放下，不大在意地道：「臣妾是梁國的皇后，和莊國沒有什麼關係了。」

她眼眸微彎，露出一個高興的笑，「快下雪了，臣妾想留下來看看雪。」

兩國兵力相差巨大，十萬昭軍兵臨城下時，梁國的京師便成了一座小小的孤島，目光所及之處，皆是寒光凜凜的刀兵，城門一旦被破，便是一場毫無意外的單方面屠戮。

開城門投降那一日，陰沉沉的天終於下起了大雪，鵝毛似的飄飛，趙曳雪穿著素淨的衣裳，隨著李玆的步子，領著群臣，一步一步踏出了城門。

她總算是如願以償地看到了今年的第一場雪。

位置偏南的梁國鮮少有這樣大的雪，紛紛亂亂地墜落下來，落在人的髮上、肩頭，落在那些鋒銳的槍尖，落在敵軍的盔甲上，城門口十五萬昭軍靜默地立在那裡，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，空氣肅穆無比。

而最顯眼的便是那大軍之前的人，男人穿著一身銀色的甲冑，身姿矯健，肩背挺直，讓人想起出鞘的劍刃，鋒利得幾乎要割傷人的眼睛，胯下的黑色駿馬打了一個響鼻，噴吐出白色的熱氣，不耐地輕輕踏著前蹄，刨開了一層薄雪。

他有些漫不經心地拍了拍馬的鬃毛，然後彷彿感覺到了什麼，抬眼看向城門處，一行人正緩緩而來。

雪似乎越下越大了，幾乎佔據了所有的視線，凍得人渾身發麻刺痛，趙曳雪輕輕眨了一下眼，感覺到了一道目光用力地釘在自己身上，那般尖銳，像是要刺穿她的心臟。

她抬起頭，與那人對上了，隔著這樣大的雪，隔著這樣遠的距離，趙曳雪仍舊是認出了那一雙眼睛，瞳仁是略深的煙灰色，在日光下透著微骨寒意，熟悉得令人心悸，卻又陌生無比。

正在她微愣間，那人做了一個動作，男人反手自身後取出一張長弓來，彎弓搭箭，銳利的箭頭閃著寒光，直指著他們，梁國群臣一下就騷動起來，立即有數名臣子上前擋在李珏的前面，試圖保護他們的國君。

趙曳雪感覺到李珏牽著自己的手微微發顫，彷彿在竭力地保持鎮定，但他畢竟還只是個十四歲的少年，顫抖和畏懼無法逃過任何人的眼睛，包括那挽著長弓的昭國太子。

他像是看見了什麼好笑的事情，緩緩勾起唇角，俊美的面容上露出一個惡劣的笑，鳳目裡盛滿了傲慢與譏諷。

空氣緊繃，一觸即發，旁邊有昭國的將士上前，低低向那馬背上的男人說了幾句什麼，彷彿是被勸住了，昭國太子終於懶懶地放下了長弓，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。然而下一刻，他再次彎弓搭箭，動作快速如行雲流水般，只聽一聲尖利的嘶嘯，箭矢如流星一般撕裂空氣，朝這邊極速飛來，淒厲的慘叫陡然響起，趙曳雪覺得自己的手被狠狠甩開，穿過那些柳絮一樣的雪，掌心傳來零星的冰涼。

她定睛看去，李珏的手竟被箭矢生生洞穿了，猶帶著熱意的鮮血濺落在她的臉頰上，素淨的衣裳上盛開了朵朵梅花，豔麗無比，盡態極妍，令人瞧了頭暈目眩。

昭國太子策馬而來，踏著薄雪，戰馬緩緩在他們面前停下，他居高臨下地看過來，天光在他身後連成了一大片清白的光幕，甚至分不清雪的蹤跡，他沒有看慘叫的李珏，而是微微俯身在仔細地打量著趙曳雪，目光銳利灼然，一寸一寸地掃過她的面容，彷彿第一次見到她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勾起唇角，露出一個冰冷的笑，伸手擦過她臉頰上的血跡，隨意得像是拂開一朵雪花，漫不經心地道：「多年不見，皇后沾著血的樣子，真好看。」

趙曳雪卻覺得，他方才那一箭，明明是想射中她的。

梁國降了，昭軍入駐京師之後，原本的文臣武將、皇室宗親，無論之前地位多高，如今也都成了俘虜，此時此刻，所有人都是一樣的。

反倒是從前地位卑微的那些人，宮人太監、普通百姓，仍舊過著他們的生活，與從前一般無二。

百姓們不關心改朝換代，他們只關心自己的日子，宮人太監們也不關心這些，反正只是換個主子伺候，沒什麼不好的。

華燈初上，處處燈火通明，皇極殿作為帝王與臣子上朝議事的地方，自是修葺得極為富麗，閑宇崇樓，玉階彤庭。

平日裡就連說話都要壓低聲音的地方，如今卻歌舞昇平，樂聲靡靡，昭國的將士們高談闊論，毫無顧忌，他們面上帶著放肆的笑，旁若無人，而與之對應的則是垂頭喪氣的梁國舊臣們，他們坐在大殿的另一側，桌上擺滿了美味珍饈，卻毫無食慾。

一方如斯安靜，一方熱鬧非凡，整場宴席涇渭分明，十分怪異。

在梁國臣子們悶頭飲酒的時候，那一方的昭國將士不知說起了什麼趣事，眾人忽然哄然大笑起來，引得梁國舊臣們紛紛望去。

卻見一武將舉著酒盞起身，向高座上的人高聲道：「臣等追隨殿下南伐，不過短短二載有餘，便將梁國收入囊中，更是兵不血刃破了都城，立下此等千秋功業，全仰仗殿下之英明決斷，今日的慶功宴，臣敬殿下一杯！」

眾將士皆是不約而同地站起來，手持酒杯，語氣激昂，「臣等敬殿下一杯！」

呼聲震天，險些掀翻了皇極殿的屋頂。

梁國臣子們的臉色乍青乍白，既是屈辱又是難堪，卻不敢發作半點，只各個悶頭飲酒，恨不得把白瓷的酒杯嚼碎了和著血嚥下肚去。

身著玄色常服的青年原本是斜斜靠在座椅中，他眉目生得疏冷俊美，一雙瑞鳳眼線條凌厲，不說不笑時便顯得一分不近人情，這時聞聲抬起眼來，望著下屬們，然後伸出一隻骨節分明的手，掌心向上。

一旁服侍的宮人連忙捧了斟滿的酒盞送上。

北湛略微坐直身子，他渾身的氣勢倏然就變了，那些舒展與隨意消失無蹤，取而代之的是肅然而優雅。

他的上身稍稍前傾，目光自每一張透著喜色的面龐上梭巡而過，爾後舉起手中的酒盞，從容不迫地道：「此戰大捷，非孤一人之功，全仰仗諸位的辛苦，慶功宴也是為你們而設，待來日班師回朝，孤再為你們向父皇一一請賞。」

說到此處，北湛站起身來，聲音鄭重，不高不低，卻傳入了每一個人的耳中——「敬諸位。」

北湛一番話便將整個慶功宴的氣氛推至了最熱烈的時刻，眾將士們飲著梁國最好的美酒，都漸漸有了幾分醉意，放浪形骸起來。

場上的歌舞仍在繼續，跳舞的伶人們有著柔軟的身段，如煙如柳，風姿綽約，引得人入了迷。

酒酣耳熱之際，有將士大聲笑道：「早聽聞梁人善舞，如今一見，果真名不虛傳！」也有人不服道：「這話怎麼說的，難道咱們昭國的女子們跳舞就不好看嗎？」原先稱讚的那人打了一個酒嗝，道：「欸，咱們那兒太冷，穿得厚，哪裡扭得起來？這時節下起暴雪，把人凍得硬邦邦的，再一扭，那腰不得斷了？」眾人哈哈大笑起來，都紛紛道：「說得有理！」

又有人道：「說起跳舞，還是莊國的美人跳得好，我曾有幸見過一回，那小腰扭的，噴噴……」

他似乎仍在回味。

旁人笑罵道：「你倒是想得美，咱們眼下是在梁國，哪裡去給你找一個莊國的美人來？」

恰在這時，一個略微冷淡的聲音接口道：「莊國美人，這宮裡似乎就有一個。」說話的人竟然是座上的北湛。

他一開口，將士們便安靜下來，於是旁邊一陣杯盤傾倒的聲音便顯得十分刺耳。眾人聞聲紛紛轉頭望去，只見是北湛下首的案桌，梁國國君李玗坐在那裡，臉色微微發白，眼神慌亂，匆匆扶正了桌上的酒壺，但是酒液仍舊汨汨淌了滿桌。北湛的四肢舒展，靠在椅背上，居高臨下地望著他，神色冷冽如冰，淡聲道：「孤說得沒錯吧？李玗？」

他的語氣平淡，話語裡也沒有一個侮辱的字眼，卻莫名讓人覺得難堪至極。四周寂靜無比，連歌舞也不知何時停了下來，所有人都望著那被點名的梁國國君，他還只是一個少年人，哪裡應對得了這種場面？只蒼白著臉，緊張道：「是、是有一個……」

「好，」北湛沒什麼表情地道：「孤的下屬想看這位莊國美人跳個舞，還請閣下成全。」

大殿靜如死寂，所有人都齊齊盯著梁國的國君，昭國的將士們都是看好戲一般，十分興奮，而梁國的臣子們面上隱約露出激憤，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樣。

闔宮上下只有一位莊國美人，可那不是什麼舞姬，而是他們國君的正妻，他們的國母。

李玗緊緊握著拳，低下頭，喏喏道：「那是……是臣的妻子，姿色粗陋，不好叫她露面於人前，請殿下萬勿見怪。」

「此言差矣。」昭國太子一雙瑞鳳眼幽深，顯得十分冷漠，不近人情，尤其是這樣自上而下望過去，更是如同看一隻螻蟻，在進行無意義的掙扎。

「尊夫人從前在莊國素有南國真珠的美名，何來姿色粗陋之說？若她的顏色入不得眼，那場上的這些……」他說著，眼皮子微微撩起，掃過那些瑟瑟發抖的歌姬伶人，語氣意味不明地道：「豈不都是些爛泥了？」

氣氛凝滯，李玗只覺得面若針刺，難堪至極，捏著酒杯的手指幾乎痙攣，但此時所有人都在看他，他的臣子們、昭國的將士們，還有高高在上的昭國太子，他居高臨下的俯視，像是在欣賞一隻蟲子做無謂的掙扎，咄咄逼人。

第二章 亡國皇后遭輕賤

或許是因為今年的冬天格外冷，趙曳雪站在窗邊，手指凍得青白，透過半開的窗扇，她聽見遠處傳來笙簫鼓樂之聲，隱隱約約，一派熱鬧，於是更襯得此處淒清幽冷。

冷宮門庭寂靜，有幾隻鳥雀斂翅落下，在斑駁的朱漆宮牆下啄食著草籽，不時發出零星的啾鳴，冷風從半開的窗扇溜進來，刀子一般的鋒冷，吹得人心頭微窒，趙曳雪忍不住小聲咳嗽起來。

庭外傳來一陣細微的脚步聲，很快門便被輕輕叩響，如今這情形，誰還會來這冷宮？

趙曳雪心頭疑惑，去開了門，卻見碧衫的宮婢站在門口，上上下下打量她，彷彿大鬆了一口氣，「娘娘沒事就好，沒事就好。」

是她的貼身侍女玉茗。

趙曳雪微訝，「妳怎麼來了？」

玉茗小聲道：「奴婢實在不放心您，悄悄溜過來的。」

聞言，趙曳雪心中一暖，她想了想，道：「我在這裡挺好，妳還是回去吧，別被人看見了。」

玉茗卻不答應，逕自入了屋子，打量這清冷的宮殿，眉頭皺成了個川字，驚道：「這裡這麼髒亂，灰都積了三尺厚，連個火盆也沒有，娘娘還說挺好，騙奴婢的吧？」她說著便挽起袖子收拾起來，一邊還催趙曳雪，「這裡不乾淨，娘娘先出去吧，等奴婢給您收拾好了再進來。」

趙曳雪不動，反而按住她的手腕，輕聲道：「我如今只是一介階下囚，並不是妳的主子了，也不需要妳為我做這些事情。」

玉茗一愣，眼圈兒頓時紅了，有些無措地道：「怎麼、怎麼就不需要呢，您一個人如何應付得來？」

不等趙曳雪說話，她便搶著道：「當初奴婢被太后娘娘責罰，若不是您求情，奴婢早就沒了性命，在奴婢心裡，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您都是奴婢的主子，是奴婢的恩人，如今娘娘說這些話，是想讓奴婢做一個無情無義，捧高踩低的小人嗎？」

她的情緒有些激動，一邊說一邊掉眼淚，嗚嗚地哭著，似乎十分傷心難過，這讓趙曳雪手足無措起來，她只好輕輕摟住婢女的肩膀，道：「我沒有這樣想，妳別哭了。」

她拿了帕子給玉茗拭淚。

玉茗語帶哭腔，「奴婢自己擦。」

趙曳雪等她止了哭聲，才輕歎道：「我不是那個意思，妳別多心。」她頓了頓，繼續道：「只是如今我落得這個地步，妳來這裡，恐怕會招來災禍。」

玉茗悶悶地道：「奴婢會小心的。」

她說完，吸了吸鼻子，又開始繼續打掃起屋子來。

這裡畢竟是冷宮，閒置了許久，到處都是塵埃蛛網，玉茗把窗打開了，催促趙曳雪去門外，「灰塵太多，怕嗆著娘娘。」

趙曳雪便站在窗前，看她動作利索地忙裡忙外。

玉茗一邊打掃，一邊絮絮叨叨道：「奴婢聽說這昭國太子竟然在皇極殿擺宴，把御膳房的酒窖都給搬空了，一群大老粗湊在一起飲酒作樂，鬧哄哄的，這些個北人就是沒有規矩。」

聞言，趙曳雪也是微怔，皇極殿是梁國帝王上朝、與臣子商議國事的地方，平日裡宮人路過都要放輕腳步，畢恭畢敬，沒人敢在那裡高聲話語，更別說飲酒談笑了。

玉茗只覺得昭國人沒有規矩，而趙曳雪卻明白，此事應當是北湛故意為之的，在一個國家最為莊嚴肅穆的地方舉辦慶功宴，這是勝者對戰敗者的蔑視與羞辱。

她自言自語道：「倒像是他會做出來的事情……」

聲音很輕，玉茗沒聽清楚，繼續抱怨道：「您是咱們梁國的皇后娘娘呢，他們進了皇宮，卻讓您住在這樣的地方，實在是過分。」

「玉茗。」趙曳雪喚她。

玉茗手中動作不停，抬眼望過來，「娘娘怎麼了？」

趙曳雪提醒道：「以後不要再叫我皇后娘娘了，也……沒有梁國了。」

聞言，玉茗有些無措，過了一會才小聲道：「是，奴婢記下了。」

她收拾的動作遲緩了幾分，情緒似乎很低落。

趙曳雪不知該如何安慰她，只好努力地岔開話題：「等昭國大軍離開的時候，宮人或許會被遣散，妳就能回家了。」

玉茗果然有些高興，又道：「那娘——主子您呢？」

然而趙曳雪也不知道自己將會面對什麼，她搖搖頭，道：「走一步看一步。」

玉茗仔細地擦拭著窗櫺，一邊擔憂地道：「這些昭國人粗魯無禮，可別衝撞了您，那昭國太子也不知是個什麼脾性，凶不凶狠。」

她憂心忡忡地蹙著眉，趙曳雪想了想，才道：「他……不凶，對親近的人溫柔，對有仇的人冷酷。」

聞言，玉茗訝異地道：「您怎麼知道？」

趙曳雪笑了笑，「我從前與他是舊相識。」

玉茗一怔，隨即想起什麼，恍然道：「是了，奴婢聽人說過，這昭國太子曾經在莊國做過質子，他一定是認得娘娘的！」她說著便激動起來，又忘了趙曳雪之前的叮囑，驚喜地張大眼睛，道：「若真是如此就太好了，娘娘有救了！」

誰知趙曳雪面上並無喜色，甚至透著猶豫遲疑。

玉茗隱約覺出幾分不妙，收了笑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雖是舊識，不過……」趙曳雪看著自己的婢女，有些無措，爾後躊躇道：「不過當年我欺騙了他。」

玉茗一怔，還未等她說什麼，外面忽然傳來一陣腳步聲，很快，門被推開，幾個宮人踏進來。

大約因為趙曳雪身分的緣故，他們的姿態十分恭敬，道：「皇后娘娘，請。」

趙曳雪沒說話，玉茗先是警惕起來，「你們要做什麼？」

領頭的宮人看了她一眼，低聲道：「昭國太子殿下有請，請皇后娘娘不要耽擱。」

一聽說是那個昭國太子的命令，玉茗的心就提了起來，顧不得打掃屋子，拉住趙曳雪的手，神色中有藏不住的緊張，小聲道：「主子，他……他不是要尋您的仇吧，您們是有什麼過節？」

趙曳雪也不確定，在去往皇極殿的路上，她仔細地思索，自己與北湛有什麼過節，然而想來想去，莫過於她當初對北湛親口說了那一句，從未喜歡。

趙曳雪作為梁國的皇后，極少踏足皇極殿，被宮人引入殿中時，她覺得這裡分外陌生，仔細想想，她來到梁國六年，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待在了後宮裡，無趣而乏味。

邁過門檻時，趙曳雪的心中莫名劃過一個念頭，如今梁國沒了，她是不是就不必再困居於此了？

殿內果然如玉茗所說，大擺酒宴，所有人分坐兩側，一側是梁國的舊臣，另一側則是趙曳雪從未見過的生面孔，應該是昭國人。

李玗坐在席上，臉色蒼白，神色中透著幾分不安和緊張，朝她看過來時嘴唇動了動，似乎想要站起身，但是又忌憚著什麼，進退兩難。

昭國的將士皆在打量著趙曳雪，直白得有些肆無忌憚，待看清楚了她的面容，不少人目光中閃過驚豔之色。

還有人咂了咂嘴，語氣輕浮地笑道：「果然如殿下所說，莊國的美人就是不一樣，咱們北地可養不出這樣水靈的女子。」

上座的人一直未出聲，但是他的存在感極其強烈，讓人無法忽視，趙曳雪抬起眸，朝上方望過去，昭國太子穿著深色的常服，一手支著頭斜斜倚靠，左手把玩著一個酒杯，他的眉目俊美，面上雖沒什麼表情，只這樣淡淡投過來一眼，帶著隱約的威勢，讓人壓力倍增。

這麼多年過去了，時間似乎並沒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跡，只是氣勢更加內斂，鋒芒也都藏了起來，就像一把劍被收入了鞘中。

自從趙曳雪入了殿，上方的北湛就沒有開口說過話，只把玩著手中的酒盞，就彷彿那上面雕刻的花紋多麼稀罕似的，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。

他素來少言寡語，昭國的將士們都習慣了，只當太子不屑搭理這位梁國皇后，但是這樣漂亮的女子實在少見，讓五大三粗的漢子個個都看直了眼。

一個武將按捺不住，大剌剌地開口道：「聽聞妳是莊國人，尤善跳舞，我等今日設慶功宴，妳跳一曲來，給我們助助興。」

有人笑著道：「說起來我還從未見過莊國美人跳舞，不知妳們跳起來與昭國的舞姬有何不同。」

另一個武將一拍腦門，大著舌頭叫道：「要跳那個……妳們莊國十分有名的舞，叫什麼驚、驚湖，不對，驚鴻舞。」

他們的語氣不甚尊重，頗指氣使，帶著高高在上的蔑視，就彷彿趙曳雪只是一個尋常的舞姬伶人，供他們取樂調戲。

梁國的臣子們都氣得發抖，各個面帶憤怒，反倒是趙曳雪的反應最為平靜，因為她忽然覺得這情景有些熟悉，似乎在記憶中曾經發生過一般。

依稀在許多年前，也是在盛大的酒宴上，君臣同樂，觥籌交錯間，忽而有人笑道——

「臣聽聞昭國人十分喜愛角觝之戲，湛公子身為昭國皇子，想必是精通此道了，不如請湛公子一試。」

眾人皆是露出興味之色，瞧起熱鬧來，過了片刻，攘攘的坐席間站起來一個少年，他穿著深色的衣袍，身量清瘦挺拔，眉目俊美，略深的煙灰色眼瞳在夜裡不太真切，整個人由內而外散發出冷漠。

他向上座的帝王拱了拱手，聲音恭敬而冷淡的道：「不敢從命。」

此情此景，簡直如記憶重現，分毫不差。

趙曳雪恍然回過神，與上方的昭國太子對視片刻，她先垂下眼，優雅地略微屈膝，語氣平靜道：「不敢從命。」

在莊國，驚鴻舞是一支十分出名的舞曲，趙曳雪自然會，她不僅會跳，跳得還極其好。

場上的舞姬伶人都撤下去了，樂聲幽幽響起，絲弦鼓瑟，正是一首驚鴻曲，昭國將士們的面上都或多或少露出幾分興奮來。

或許對他們而言，看曾經最尊貴的一國皇后跳舞，比看那些舞姬伶人更有意思。

趙曳雪抬起手腕，纖指如拈花，目光不經意對上了李玆，興許是因為屈辱，少年的臉色煞白，下頷骨繃起，放在案桌上的手緊緊捏起成拳，幾近顫抖，他的右手才受了一箭，傷口未癒合，因為過度用力再次逆裂開，鮮血順著手腕汨汨而下，浸透了寬大的袍袖。

他張了張口，像是要出聲，趙曳雪卻幾不可察地微微搖首，示意他不要輕舉妄動，李玆面露頹然之色，端起酒杯一飲而盡。

兩人的交流發生在那短短一瞬，誰也沒有察覺到，除了最上方的昭國太子。

北湛眼眸沉沉，如同封凍的冰湖，透著冷戾的煞氣，他捏著玉盞的手指不知不覺收緊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似乎要將那可憐的酒杯捏碎了。

場中樂聲仍在繼續，女子旋轉時，曳地的裙裾如同一朵花，冉冉盛放，飄然揮袂，如流風回雪，嫣然縱送，似驚鴻游龍，她的姿態輕盈無比，像一隻輕飄飄的鳥兒，讓人疑心下一刻就要振翅遠去。

正在這時，異變陡生，只聽杯盤筷箸嘩啦啦傾瀉落地，發出接二連三的刺耳脆響，所有人都吃了一驚，循聲看去，只見一名梁國舊臣猛然拍案而起，朝最上方的昭國太子衝過去。

他速度很快，但是昭國的將士更快，沒等他衝到半道就被人按在了地上，那臣子奮力掙扎著，高聲嚎呼，咒罵不斷，只聽噏啷一聲，一把鋒銳的匕首跌落於地，刀刃雪亮。

北湛的目光只在那匕首上停留了短短一瞬，神色平靜，深煙灰色的眸中透出幾分不屑，漠然評價道：「匹夫之勇。」

那梁國臣子滿面怒容，厲聲斥道：「狗賊子，爾等犯我河山，辱我君臣，今日我不能殺你，來日自有後來者殺你！」

聞言，北湛微微瞇起鳳眸，語氣低沉，「你的意思是，孤今日就不要留活口了，以免後患？」

此話一出，幾乎所有的梁國人都面色陡變，心驚膽戰起來。

那被俘的梁國臣子破口大罵，無非是賊子一類的詞彙。

北湛持著酒杯，聽得不痛不癢，面色都未曾變過，抬了抬手，「帶下去。」

那將士應了一聲，單手將那人的雙臂反縛在背後，拖起他往外走，那臣子仍在怒罵不休，路過趙曳雪時他的目光莫名定住，語鋒一轉，忽然罵道：「莊國與我大梁有盟在先，卻拒不出兵支援，是為不義，致我大梁臣民於水火之中，是為不仁，你身為一國之後，不捨生殉國，卻跳舞供這些狗賊子取樂，實在寡廉鮮恥！」

趙曳雪聽得他罵，神色不動，睫羽輕輕顫了顫，卻不反駁，只沉默地站在原地。

倒是上方的北湛反應更大，霍然起身，疾聲厲色地喝道：「愣著做什麼？帶下去！」

那臣子不知從哪裡來的力氣，大叫一聲，突然掙開了桎梏，直衝著趙曳雪撲過去，燈火通明之中，他手中雪亮的刀刃異常清晰刺眼，所有人都驚呆了。

他的袖中竟然還藏了一把匕首！

「梓童！」

李玗猛地站起身來，他情急之下甚至忘記了更改稱呼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一道白光疾射而至，只聽一聲悶響，十分精準地將那匕首擊落在地。

北湛站在上方，臉色陰沉得可怕，近于暴怒地道：「帶下去，斬首示眾！」

慶功宴上發生了這種事情，昭國的將士們也沒什麼心思飲酒玩樂了，宴席草草散去，趙曳雪又被送回了冷宮。

玉茗正站在庭前翹首以盼，滿面焦灼，見趙曳雪回來才大鬆了一口氣，忙奔過來拉住她的手，上下仔細打量，「主子您沒事吧？他們有沒有為難您？」

趙曳雪沒把宴席上的事情告訴她，只是道：「沒什麼事情。」

「那就好，」玉茗忙道：「外頭冷，您先進屋吧。」

屋裡頭已經收拾乾淨了，雖然看起來仍舊寒酸，但是比之前不知好了多少，榻上放著兩張舊被子。

玉茗過去理了理，鋪開來，一邊道：「今天太晚了，奴婢明兒去內務庫看看，能不能跟他們要一張新的來。」

趙曳雪盯著那被子看。

玉茗以為她是嫌舊，忙道：「這是奴婢自己用的，還算乾淨。」

趙曳雪卻道：「那妳晚上睡什麼？」

玉茗道：「奴婢那兒還有一張，夠睡的。」

趙曳雪不信，「如今昭軍入了皇宮，宮裡管事的人也都換了，他們會給每個宮人

發三床被子？」

玉茗知道瞞不過她，只好小聲道：「奴婢可以和旁邊的胭脂擠一擠，不妨事，奴婢都已經和她說好了。」她說著又紅了眼眶，「總不能叫您睡這沒被子的榻吧？您身子弱，受不住的。」

看她那樣，趙曳雪沒再推辭，催促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妳快回去吧，若叫人發現，恐怕不好。」

玉茗只好答應下來，臨行前又想起一事，「您今日沒喝藥，奴婢明天去找徐太醫問問，太醫院能不能給開幾服來。」

趙曳雪眨了眨眼，「都這時候了，還喝什麼藥？」

玉茗認真道：「什麼時候都得喝，您可別想渾水摸魚偷偷躲過去。」

趙曳雪忍俊不禁地答應下來，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

玉茗離開後，趙曳雪在榻邊坐了下來，這屋子冷得淒清，她覺得腿有些疼，膝蓋的舊傷位置彷彿有細細密密的針在扎一般，酸脹無比，好久沒這麼疼過了。

她脫下鞋子，縮起腿坐在被子裡，側頭看著窗紙發了許久的呆，不知不覺又想起今日發生的事情來。

北湛讓她當著那麼多人的面跳舞，估摸著是想羞辱她，不過實話說，趙曳雪並不覺得這件事有多羞恥，因為活著本身就是一件艱難的事情，她早早就清楚了。

她想，北湛應當是恨她的，恨就恨吧，她也沒有辦法。

趙曳雪輕輕歎了一口氣，伸手把窗推開了，庭前鋪了一層薄薄的霜雪，在夜色中微明，像一片皎潔的銀色月光。

她就著這一汪月光入眠，作了一個夢，夢裡依稀回到了數年前，她還在燕京的時候，即將和親的前夕。

姊姊問她，「妳真要如此？倘若後悔了怎麼辦？」

趙曳雪清晰地聽見了自己的回答：我從不後悔，也從不會回頭看。

年少的情意，被她親手剪斷，拋卻在了那繁華的燕京。

六年倏忽而過，與故人重逢時，趙曳雪發現自己還是有些難過的，因為在夢裡，她反覆地看見少年時的北湛，他教她習箭，為她做冰燈，帶著她去南山寺看初春的桃花。

少年略深的煙灰色眸中含著笑意，像春日裡溶溶的日光，溫暖得令人心動。

後來在上林獵場，他那樣認真地望著她，虔誠而執著地向她伸手，聲音沉緩，有一種小心翼翼的溫柔。

他說道：「過來，蠻蠻。」

她沒動，只舉著弓箭，笑吟吟道：「我不過去，你總纏著我做什麼？」

北湛的臉色略微蒼白，鳳眸中透出幾分無措，「妳說過……」

趙曳雪哦了一聲，恍然道：「我是說過喜歡你，那是哄你的，你竟信了嗎？」

那一瞬間，他像是被利箭射中了一般，緊緊抿起唇，眼神痛楚，猶自艱難地掙扎，「我不信。」

趙曳雪緩緩拉開弓，不以為意地道：「隨你信不信，我就要嫁去梁國做皇后了，

你不過是昭國的棄子，再過幾日就要被處死了，憑什麼來糾纏我？」

聞言，北湛表情劇變，待要上前，趙曳雪卻鬆了手，箭矢疾飛而出，咄的一下扎在他的腳邊，入土三分。

他一怔，趙曳雪收起弓箭，垂眸笑起來，「謝謝你教我習箭，以後就不用再見了，師父。」

夢到此處，戛然而止。

趙曳雪張開雙眸，入目是空蕩蕩的屋梁，冷風自窗外吹進來，將蛛網吹得飄忽不定，她輕輕呼出一口氣，無比慶幸這只是一個夢而已。

那些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了，她不必再為此感到煎熬。

第三章 為忠僕求情

因著昨日沒怎麼吃東西，趙曳雪覺得肚子有些餓，可又不知道去哪裡找吃的，這冷宮偏僻，估計也不會有人記得給她送膳食來。

正在她琢磨的時候，外頭傳來了篤篤的敲門聲，伴隨著玉茗小聲的呼喚。

趙曳雪下了床榻，披散著長髮，趿著繡鞋去開門，冷風順著門縫吹進來，冷得她打了一個哆嗦，玉茗忙進門來，把門掩上了。

她手裡提著一個小小的包袱，道：「主子才起嗎，餓不餓？奴婢給您帶了些吃食來。」

包袱裡有幾個油紙包，裡面是熱呼呼的糯米糕和饅頭，甚至還有一個暖暖的手爐。

趙曳雪盯著那手爐看了看，道：「這是哪裡來的？」

玉茗忙著打開紙包，只含糊道：「是……借來的。」

趙曳雪摸了摸那白銅雲紋的手爐，狐疑道：「哪裡借的？」

玉茗悶頭不語，只把糯米糕往她手裡遞，「娘娘快吃，奴婢一會就去太醫院，問徐太醫拿藥。」

她這般情狀，趙曳雪心中了然，此借非彼借，她把手爐放回包袱裡，連著那幾個油紙包一起，道：「我不需要，都拿回去。」

玉茗急了，按住她的手，有些激動地道：「那您怎麼辦？奴婢問過了好多人，根本沒有人管您，御膳房都不知道要給這裡送吃食，您難道要餓死在這裡嗎？」

她說著眼圈都紅了起來。

「如今我們已經降了，皇上和那些六部的大臣們都有地方住，有人管著，還能吃宴席，山珍海味，昭軍把他們好吃好喝供著，獨獨只有您住在這八面受風的破屋子，連一盆炭都沒有，吃喝也無人管，那個殺千刀的昭國太子，一定是在私心報復您。」玉茗悲從中來，一邊抹眼淚，一邊嗚咽道：「奴婢從前還覺得皇上待您好，現在看來都是假的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臨頭各自飛，他若記得您，怎麼會讓您在這裡受苦？可見這天底下的男人，沒一個是好東西，嗚嗚嗚……」

趙曳雪安慰好一陣子，玉茗才止了哭泣。

她抽著鼻子，眼淚汪汪道：「他們不管您，奴婢不能不管，別說去偷，就算是去搶，奴婢也是敢的！」

這近乎蠻橫莽撞的話，聽得趙曳雪又想笑又感動，歎了一口氣，她才道：「沒到

那一步，這樣吧，妳去一趟太醫院找徐太醫，叫他給我開一劑藥丸來。」

玉茗一怔，忙應答，「好，奴婢這就去。」

趙曳雪沒肯吃東西，手爐也不要，還叮囑玉茗藏起來，若是無處可藏，就在半道上扔了算了。

玉茗有些捨不得，吃的也就罷了，那手爐是她冒著被發現的風險從坤寧宮裡偷偷摸出來的，扔了多可惜。

她拎著包袱，避著人往太醫院的方向走，步履匆匆，路過御花園時忽聞一個聲音叫她——

「那丫頭，妳過來。」

玉茗心裡一緊，下意識把包袱往身後藏了藏，扭頭循聲望去，只見一個身形高大的陌生男人穿著一襲勁裝，袖口束起，五官俊朗，相貌堂堂，顯然是昭國人。

玉茗壓下心中的慌亂，低垂著頭，餘光瞥見那人走過來，在她身邊停下。

他問道：「妳知道謹身殿在哪裡嗎？」

聞言，玉茗抬手指了指一個方向，小聲道：「往那邊去。」

那人應了，卻不肯走，玉茗能感覺到他正在打量自己，一顆心提了起來。

好在那人沒說什麼就走了，玉茗大鬆一口氣，終於抬起頭來，忽然，有人自背後扯過她提著的包袱，笑吟吟道——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玉茗嚇了一跳，幾欲魂飛，整個人都抖了一下，那男人竟然沒有走！

他提著那個小包袱掂了掂，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，「原來妳是個小賊呀。」

玉茗慌亂之下伸手去搶那包袱，急道：「我不是，快還給我！」

那人身形高她一個頭，故意舉起那包袱不肯給她，玉茗又急又氣，懊悔不已，早知道她就該聽娘娘的話把這包袱扔在半道上，如今被人抓了現行，丟人不說，還可能會給娘娘招來麻煩。想到這裡，玉茗不禁哭了起來，一邊抹眼淚一邊去搶包袱。

那人見她哭，語氣也緩和了些，曖了一聲，「妳哭什麼？我又沒欺負妳——」

才說完，便聽見不遠處傳來一個清冷微沉的聲音——

「晏一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那名叫晏一的男人放下胳膊，笑道：「沒什麼，我逗個小丫頭玩，正準備去尋殿下議事呢。」

殿下，昭國太子？

玉茗扭頭看去，第一眼便覺得那昭國太子的模樣生得過於俊美了，那雙深煙灰色瞳仁異於常人，讓他看起來很不好接近，瑞鳳眼線條凌厲，氣質疏冷，有些不近人情。

那雙眼睛掃過來時，玉茗都情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冷顫，深深低下頭去，下意識想起趙曳雪之前說過的話，這昭國太子待有仇的人冷酷，待親近的人溫柔，玉茗實在想像不出來，這樣一雙冷冽的眼睛，如何溫柔得起來？

正在胡思亂想間，她聽見那昭國太子開口了。

「你手裡拿的什麼？」

晏一答道：「是這小丫頭的，我瞧她一副鬼鬼祟祟的樣子，藏著這包袱，不知裡面是什麼東西，她也不肯說清楚來歷。」他說著掂了掂那包袱，道：「還有些分量。」

北湛微微揚了揚下巴，「打開。」

晏一遵從命令，三兩下打開包袱，待看清楚其中的東西，他訝異挑眉，「手爐？」北湛的目光落在那手爐上，彷彿怔忪。

晏一拿起那手爐細細研究了半天，甚至還擰開來往裡頭看，沒發現什麼異常之處，奇怪地道：「這就是個手爐嗎？」他問玉茗，「小丫頭，妳悄悄藏這個手爐做什麼？是不是偷來的，還是說要給人遞什麼消息？若是不說，就把妳抓進牢裡，嚴刑拷打。」

這番恐嚇的話聽得玉茗一哆嗦，臉色慘白慘白的。

晏一見有效，故作凶惡道：「快說！」

玉茗嚇得眼淚直淌，慌亂無措，囁嚅著辯解道：「不、不是遞消息，是、是奴婢給娘娘拿的……」

她說著，忽而意識到了什麼，連忙捂住嘴，不住搖頭，恨不得把自己剛剛說出的話吞回去。

晏一疑惑道：「娘娘？什麼娘娘？」

倒是一旁的北湛忽然開口，語氣冷然，「梁國如今已不復，哪裡來的娘娘？」他說著，示意左右，「帶下去。」

兩個護衛上前來把玉茗拉走了。

宮婢嚶嚶的哭泣聲遠去，晏一猛然反應過來，試探的問北湛道：「她說的娘娘，不會是莊國那一位琴川公主吧？」

北湛掃了他一眼，並不回答，轉身往前走。

晏一跟上去，道：「昨日慶功宴我沒去，聽人說起，你讓那位琴川公主在宴席上跳舞了？」說著他還掂了掂手中的手爐，感慨道：「連個手爐也要讓婢女悄悄地拿，想來她如今的境況是不大好了，說起來，我記得她當年似乎也送了你一個手爐——」

北湛猛然止住步子，扭頭看他，語氣漠然地道：「常人都只有一張嘴，你倒是多長了幾張，要不要請大夫給你看一看？」

晏一立馬打了個手勢，示意自己閉緊嘴巴了。

北湛冷冷地瞟了他一眼，這才繼續往前而去。

趙曳雪等到了中午仍舊不見玉茗回來，她已經近兩日不曾進食，餓得頭昏眼花，心裡忍不住歎息，早知如此，早上就吃一塊糯米糕了，好歹墊墊肚子。

她又等了一刻鐘，看看天色，已經過了宮人交班的時候，倘若順利的話，玉茗早該從太醫院回來了，直覺告訴她，中間大抵是出了什麼差錯。

最差的情況是玉茗遇到了她解決不了的麻煩。

趙曳雪有些擔心，這個小婢女沒什麼心眼，做事全憑一股子莽撞，可對她到底是忠心耿耿的，無論如何，自己都不能放著不管。

她輕輕歎了一口氣，收拾一下，出了冷宮，往太醫院的方向而去。

一路上倒是順利，在春寧門時遇見了幾個眼熟的宮人，她們見了趙曳雪都是一愣，反射性想行禮。

趙曳雪擺了擺手，道：「不必了。」

她們這才想起來，這皇宮如今已經易主了，那幾人還有些不大習慣，只垂著頭，不敢直視她，小聲道：「您怎麼來了？」

趙曳雪問道：「妳們見到玉茗了嗎？」

幾個宮人面面相覷，皆是搖首。

倒是其中一個輕輕啊了一聲，忙道：「奴婢之前聽紅月說起，她在御花園看見玉茗被那個昭國太子的人帶走了，不知去了哪裡。」

趙曳雪心中微沉，又問道：「我知道了，昭國太子如今住在哪座宮殿？」

「謹身殿。」

趙曳雪點點頭，「多謝妳們，都去忙吧。」

別過宮人，她這才往謹身殿的方向而去。

如今已過了晌午，日光自雲層縫隙落下來，簷上的積雪折射出白亮亮的光，晃得趙曳雪頭昏眼花，腹中饑餓更甚。

她好不容易到了謹身殿前，卻又被人攔了下來。

門口的侍衛不識得她，遲疑地上下打量一番，目光不住在她面上流連，露出幾分驚豔之色，口中道：「此地不許擅入，速速離去。」

趙曳雪攏了攏袖子，微微垂首，輕聲軟語道：「勞煩大人稟報一聲，我有要事想求見昭國太子殿下。」

殿內窗扇大開，明亮的日光斜照入戶，在地上拖出長長的影子，書案旁邊，幾名昭國武將正圍在一處議事，北湛坐在正中，手裡把玩著一枚小小的白色石子，聽他們說話。

「昨日已派遣快馬回盛京報捷了，大約需要十日左右才有回音。」

北湛頷首，道：「在等宮中旨意下來之前，不要做多餘的事情。」他又掃視著自己的下屬，問道：「知道孤說的多餘的事情是什麼嗎？」

武將們面面相覷，其中一個還大剌剌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北湛頓了頓，以小石子輕輕叩著桌面，發出篤篤之聲，叮囑道：「約束好你們手下的兵士，不許騷擾普通百姓，尤其是不可發生劫掠搶奪之事，不可肆意殺人，不可虐待梁國的君臣。」

他一連說了三個不可，其中一個武將有些不情願，嘟囔道：「那這樣一來，打下這麼大的一座城，兄弟們豈不是什麼好處都撈不著了？」

北湛眼風銳利地掃向他，語氣也變得肅然，「好處？你們是守家衛國的軍士，還

是燒殺搶掠的匪寇？」

那武將頓時閉嘴了。

北湛站起身來，望著下屬們，告誡道：「記住，如今既然已打下了梁國，這裡的土地就是我昭國的土地，此地的子民就是我昭國的子民。」

武將們齊齊應聲，「是！」

正在這時，外頭傳來叩門之聲。

晏一望向北湛，在得到點頭應允之後，他才提高聲音，「何事？」

一名侍衛推門而入，拱手道：「啟稟殿下，外面有一個女子說有要事求見您。」

北湛一邊看輿圖，一邊隨口問道：「何人？」

那侍衛躊躇道：「她說……她是殿下的故人。」

正在喝茶的晏一驟然嗆咳起來，引得所有人齊齊望去。

一個武將關切道：「晏將軍，您沒事吧？」

晏一用力搖手，不住咳嗽，一張俊臉憋得通紅，又去看北湛的反應，「咳咳……殿下，是不是琴川……咳咳……」

北湛的目光定定地落在輿圖上，彷彿那裡有著什麼東西吸引他的全部心神一般，過了片刻，他似乎才回過神來，漠然地道：「沒空。孤初來梁國京師，何來故人？」說完這話，他便對其他人道：「繼續議事。」

如此過了小半時辰，忽聞外面傳來些許嘈雜聲，北湛向窗外望了一眼，眉頭輕皺。

晏一見狀，起身道：「屬下去看看？」

北湛沒阻止，他便出門去了。

不多時晏一復返，表情有些遲疑，道：「殿下，那位琴川……咳咳，趙皇后，她暈過去了。」

殿內一時間寂靜無比，幾個武將看著空蕩蕩的主位，面面相覷。

其中一人遲疑道：「殿下做什麼去了？」

晏一摸了摸下頷，笑得意味深長，「那畢竟是梁國的皇后，暈倒在這裡，總不好向梁國的君臣交代。」他說著起身伸了一個懶腰，道：「坐了這半日，骨頭都發懶了，我瞧瞧去。」

這一個道：「那梁國皇后是個美人，多瞧兩眼也不虧，我也去。」

那一個也忙道：「等等我，同去，同去。」

一眾武將鬧哄哄地湧了出去，準備去湊熱鬧，迎面就看見了他們的太子殿下面沉如水，懷裡還抱了個昏迷的女子，表情冷冷地望著眾人，「你們要做什麼？」

眾人登時傻眼，跟見了鬼似的瞪大眼睛，恨不能再用力揉一揉。

不會吧？他們那個冷酷得不近人情，哪怕敵軍將士的頭顱滾到他腳邊都不會動容的太子殿下，竟然會抱起一個女子？

那女子還是梁國的皇后。

眾將士悚然而驚，無異於看見了太陽打西邊出來，又好似大白天見了鬼一般。

就在北湛的眉頭越皺越緊，表情也變得更加不悅時，晏一連忙打了個哈哈，「殿

下，是這樣的，議事久了，我們出來透個氣。」

眾人隨即附和，「對對，出來透氣，透氣。」

北湛倒是沒有再說什麼，只是舉步往殿內走。

眾人不約而同地退開幾步，讓出一條路來，一雙雙眼睛充滿了好奇，打量著他懷中的梁國皇后，空氣中透著一股子詭異的安靜。

眼看著北湛抱著人入了殿，往屏風後面走，幾個將士不自覺地抬步欲跟，晏一急忙用力乾咳兩聲，眾人如夢初醒，立即止住步子。

真是好險沒跟進去，但即便如此，他們各個都把脖子伸得老長，不甘心地往屏風那邊瞧，恨不得用目光把那綾羅山水石屏看個對穿。

眾將士們眼巴巴的等了一會，才見到北湛從裡面出來，對他們淡聲吩咐道：「今日就議到這裡，至於城防佈置的事宜，你們與晏一再商議一番，一切從嚴，鎮密細思，不可掉以輕心。」

眾人恭敬地應是，紛紛告退。

等出了謹身殿的大門，一夥人終於憋不住了，立即就揪住晏一追問。

這個問道：「我總聽你說什麼琴川琴川的，是那趙皇后的閨名？你們原就認識？」

那個道：「肯定認識，那趙皇后說她是殿下的故人！」

又有人反駁，「可殿下當時不是否認了嗎？」

那人振振有詞道：「殿下說的是他不認識梁國的故人，我要是沒記錯的話，那趙皇后是莊國的公主！昨天還是殿下說起這宮裡頭有位莊國的美人，顯然他是認識的！」

「子健說的有理，方才那趙皇后來求見，殿下說的是沒空，可不是不見。」

「一聽說人暈了，殿下不是立即出去了？我追隨殿下多年，可從沒見過他對別的女子這般憐香惜玉過，多的是抬出去的。」

眾人皆是哄笑起來。

說起這「抬出去」也算得上是一樁趣事了，他們殿下作為一國儲君，未來天子，地位尊貴非常，模樣也生得極好，自是招蜂引蝶，惹得盛京的貴女小姐們一個勁兒往上湊，對那空懸的太子妃之位虎視眈眈。

其中不乏有膽大的女子，行為孟浪了些，在宴席上借著獻藝的名頭，竟公然往太子身上撲，卻不知北湛常年習武，身手極佳，隨隨便便就躲了過去，那女子當眾失了顏面，跌在地上佯作崴腳，如弱柳扶風，我見猶憐，盼著太子能親手去扶她。沒想到北湛眼皮都不抬一下，冷冷地道：「抬出去。」

他一聲令下，那女子果然就被抬了出去，自此往後，再無人敢造次，此事便成了盛京趣談，而昭國太子不喜女色的名聲也傳了出去。

這些事情，作為他的下屬們自然是十分清楚的，所以今天看見他抱那趙皇后，眾人才如此驚訝，心裡著實好奇得要命，恨不能把晏一倒提起來抖一抖，把內情都抖出來。

面對同僚們眼巴巴的目光，晏一乾笑兩聲，含糊其詞道：「我也就是隨口一說，你們都想多了。」

一個不滿道：「怎麼會想多？方才子健兄分析得很對啊，若不是認識，殿下怎麼不叫人把那趙皇后也抬出去，反而親自抱了進去？」

「正是如此，少穎你從前不是與殿下一同去的莊國嗎？定然知其內情。」

晏一頓時頭大如斗，他沒想到這些個大老粗的武將們八卦起來，其程度也不亞於三姑六婆。

倒不是他不想說，只是他怕說了，回頭傳到北湛耳中，他就吃不了兜著走了。

晏一打定主意不肯說，把嘴閉得如蚌殼似的，眾人奈何不得他，最後只得作罷，互相招呼著議事去了。

趙曳雪醒過來的時候，迷迷糊糊間聽見有人在交談，用的是大昭話，她只能模糊聽懂一些，其中一個似乎是大夫。

「……氣血不足，脾胃虛寒……」

另一個熟悉的聲音鑽入耳朵，清冷而沉，「究竟是什麼原因？」

那大夫道：「她似乎兩日未進食了，應當是餓的。」

空氣倏然變得沉默，她悄悄睜開眼，站在榻邊的男人似有所覺，轉頭看來，兩人的視線對了個正著，於是空氣變得更加沉默詭異了，幾近凝固。

那大夫顯然也意識到了不對勁，他望望北湛，又望望趙曳雪，躊躇道：「殿下，那……小人先告退了？」

北湛嗯了一聲。

大夫如蒙大赦，連忙收拾了他的藥箱離開。

屋子裡再次恢復了安靜，趙曳雪擰起身子坐起來，忽覺右手腕傳來些許隱痛，低頭一看，雪白的腕子上赫然是幾個指印，紅裡透著青，看起來十分嚇人。

縱然她剛剛暈倒，也不可能摔成這樣，罪魁禍首是誰，簡直不必多想。

北湛的視線也落在她的手腕上，停頓片刻才坦然道：「是孤做的。」

語氣平靜，毫無愧疚之意，一副你奈我何的模樣。

趙曳雪卻福至心靈，領略了他的意思，道：「你以為我是假裝暈過去的？」

聞言，北湛抬眼看向她，略深的煙灰色眸中閃過幾分譏諷的意味，他冷聲道：「你不是一向如此？撒嬌要癱軟可憐，無所不用其極，我被騙了一回，難道還要被騙第二回？」

趙曳雪不說話了，只輕輕揉著青紫的手腕，從榻上下來。

北湛卻轉身去了書案旁，一邊端詳著輿圖，口中淡淡地道：「你若是沒事，就自行離去吧。」

趙曳雪走近幾步，輕聲道：「我有事與你說。」

北湛看著輿圖，頭也不抬，漠然道：「沒空。」

趙曳雪站在書案旁，略略俯身，手指輕輕搭在桌沿上，望著他的眼睛，耐心問道：

「那太子殿下何時有空？」

北湛不答，趙曳雪就安靜地站在一旁等候，直到他終於放下輿圖，抬眼看過來。

他雖是坐著的，姿態卻依然居高臨下，「說。」

趙曳雪微微垂首，她的眼角天生下垂，細細密密的眼睫如蝶翼一般，在日光下投落淺淺的影子，看起來可愛溫順，令人憐惜。

她斟酌著措詞，說明來意，「我之前有一個婢女，她年紀小，做事有些毛躁，但是心地純善，沒什麼心眼，若是不慎衝撞了太子殿下，殿下大人大量，還請不要與她計較。」

她的語氣裡透著些許小心，用詞謹慎，每一句都是反覆思量過，生怕惹著這位煞神。

若是放在從前，趙曳雪自然知道如何應對北湛，但是時隔數年，人心易變，她雖瞭解北湛，卻不瞭解這位昭國太子。

無論如何，她不願意害了玉茗，小心總是沒錯的。

但即便如此，她還是能感覺到自己說完話後，北湛周身的氣勢頓時變了，之前雖然冷漠，但尚算平和，眼下他似乎起了怒意，聲音沉沉道：「妳的婢女？妳要和孤說的就是這個？」

趙曳雪不知他為什麼生氣，遲疑著輕聲道：「是。」

話音才落，一個茶盞便砸落在她腳邊，摔個粉碎，玉白的瓷片蹦跳著擦過她的裙襬，趙曳雪嚇了一跳，下意識退開一步，吃驚地張大眼望著北湛。

瑞鳳眼凌厲，那雙煙灰色的眸子裡翻湧著怒意，如同不息的陰雲，彷彿下一刻就有怒火傾瀉而出。

北湛緊緊抿著唇，像是從唇縫間迸出的兩個字，「可以。」他盯著趙曳雪，目光如刀般鋒銳，冷笑起來，「妳要妳的婢女，自然可以。」

沒等趙曳雪鬆一口氣，他便指了指地上破碎的茶盞，道：「妳將它修復為原狀，孤便放了妳的婢女。」

那碎瓷片摔得滿地都是，密密麻麻，足足有近百來片，趙曳雪沒想到他會提出這樣的要求，不禁呆了一下。

北湛神色冷峻地道：「怎麼了，做不到？」

趙曳雪輕輕吸了一口氣，竟二話不說蹲下身去，伸出細白的手指，撿起一片片碎瓷片放在掌心，很快就撿了一小捧，瓷片邊緣鋒利，一不當心就將她細嫩的皮膚劃出了口子，滲出殷紅的血來。

趙曳雪認真撿拾碎瓷片的時候，北湛一直坐在書案後看著，目光自女子受傷的指尖梭巡而過，他冷嘲道：「想不到妳如今竟也能真心實意待別人好了。」

趙曳雪的動作一頓，片刻後才輕輕道：「此一時，彼一時。」

北湛冷笑一聲，霍然起身離開。

趙曳雪依舊蹲在地上，慢慢地撿著碎瓷片，日光自窗外透進來，將她的影子拉得長長的，單薄而纖瘦。